

《化身博士》的两性解读

曹 硕¹, 苏艳娇²

(1.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2.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英语系,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 要】本文在文化语境、性别语境和家庭语境的框架下,结合史蒂文森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经历,挖掘《化身博士》这部小说是如何隐晦地表现女性元素,进而对作品进行一个两性视角的文本解读。指出这部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女性、男性和人性问题的维多利亚全景。

【关键词】《化身博士》; 女性; 男性; 维多利亚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48-04

《化身博士》是英国十九世纪新浪漫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作品。这部悬疑恐怖小说中,作者用离奇非凡的想象境界来表现他对人物的深刻怀疑,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人类外表面貌和道德本质的对立。众多学者特别关注小说的叙事手法和人物的心理解读,但对故事中的女性问题研究甚少。这也难怪,小说中男性角色均是独身一人,女性在故事情节中没有地位,只有两三个略微提及的女仆、一个普通的丑陋的老妇人和一个从医生家里跑出的不明相貌的女孩。纳博科夫甚至认为“作品存在某种典型的回避态度,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个故事或许会成为一个修道士的社会”。(Nabokov 194)

但笔者认为,二元对立无处不在。这部小说意图为年轻男性而著,但离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史蒂文森是很难解释清楚男性问题的。正如海德隐藏在杰基尔内心的黑暗角落,史蒂文森对女性问题的诠释就隐藏在表面男人当道的文本之下。本文意图在文化语境、性别语境和家庭语境的框架下,结合史蒂文森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经历,重点探讨和发掘这部小说是如何隐晦地表现女性元素,进而对作品进行一个两性视角的文本解读。

一 维多利亚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人物

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普遍缺席和弱化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全景统摄。“这部小说戏剧化地表现了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机制的内在弱点,这种弱点使两性很难融合”。(Doane 6)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宗教盲从的时代。“十九世纪的宗教信仰鼓励女性的从属性质,因此造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武力攻击。这些原则经常使得男性合法地拥有使用暴力控制女性的权利”(Hammerton 43)。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圣经支持女性的服从,而且经常引用圣经对自己的言论加以辩护”(Glenn 65)。这种从宗教角

度强调的服从,似乎表明女人若想品德高尚,服务上帝,她必须遵从男人的领导。这给男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即虽然有时要通过身体的虐待,他们仍有天赋的权利去控制女性。

书中所有的女性人物出身低贱,刻意地被设计成男性的附属品,是那种用来促进、解释和改善男人计划的人,这似乎暗示着她们的非人的个性。史蒂文森堂而皇之地把女性排挤在故事和社会的边缘角落,符合他所在社会的准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冲突。

首先,小说中对无名女孩令人发指的暴力昭然若揭,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的定位。“一个矮个儿男人,正噤噤地快步朝东走;另一个是个小姑娘,大约八九岁到十岁的模样,她正在一条横街上拼命奔跑。你瞧,这两个人当然会在转角上撞做一团了。接着出现了可怕的事:那男人若无其事地从孩子身上踩过去,听任她躺在地上尖叫!”。(赵毅衡 176-177)^①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一幕发生在十字路口?”或“为什么小女孩拼命地跑?”。这些细节的安排无一例外地声援了后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压迫的控诉。后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风雨变幻的过度时期,出现了例如女性可以参与选举的重大历史事件。十字路口从历史角度而言具有象征意义。由于性别实力的巨大差别,似乎小女孩拼命奔跑试图躲过与海德的冲撞。恩菲尔德目睹了这一幕,他的措辞表明海德在“噤噤地快步走着”并说两人的碰撞是很“自然的”。即使当海德“若无其事”地踩踏女孩,女孩在地上尖叫时候,恩菲尔德也认为“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不难看出,“为了使她(女孩)乖乖就范,必要的时候,男性的权威允许他使用暴力”。(Glenn 71)这暴力的景象清楚地反映了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身心压迫和摧残。海德闲逛夜街一幕,排斥女性惯用的暴力

收稿日期:2011-09-23

作者简介:曹 硕(1977-),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女性文学和二语习得。

同样暴露无遗。“一次一个女人跟他说话,我想,她想递他一盒火柴。他却打了她的脸,女人夺路而逃”。(94)既然杰基尔记得变成海德后的所有细节,为什么却不确定那个女人主动递给海德的是什么东西?午夜徘徊在街头的女人询问男人是否需要火柴的真实含义不言自明。杰基尔完全知晓。杰基尔不想承认海德暴力的反应源于女性不合理的性欲要求,否则,对女性的厌恶就会过于直白。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越想隐藏厌女症,越欲盖弥彰地反映出那个时代认为女人就该卑微下贱的态度。

文中对目击海德杀害坎佛的女仆描写同样具有男性沙文主义的色彩。“她在窗前的木箱上若有所思,似梦非梦地坐了好一会儿。她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与世上一切人、一切思想如此和谐”。(191)这似乎暗示着只有在深夜女仆才会感到放松,只有在隐蔽的窗下才可以观察到外面的世界,只有与两位男士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才不会受到伤害,才能目睹犯罪的场景进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对海德女房东的描写同样是令人不悦。“一个面孔仿佛是象牙制的白发老妇开了门,她脸相凶恶,带着虚伪的笑容”。(193)小说中所有女性人物都是令人同情的、邋邋遢遢、在男人面前卑躬屈膝。可想而知维多利亚女性疏离于正常主流生活之外的艰辛与苦难。

纳博科夫认为,“史蒂文森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从事创作,他不愿给故事增添色彩以违反修道士的模式。他有意识的不在杰基尔放纵沉迷于其中的秘密享乐中安排色彩丰富的面具”。(Nabokov, 194)诚然,史蒂文森出身于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以严格遵守道德法则为显著特征的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人物的如此处理至少让人觉得在表面上他遵从了当时的法律机制和道德规范,迎合了当时年轻男性读者的喜好。

二 性别语境下的男女置换

史蒂文森在小说中探究人性的双重性,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人类外表面貌和道德本质的对立。小说细致描写了4个人物,都是男性:厄塔森是律师,拉尼翁和杰基尔是医生,恩菲尔德是有钱绅士。然而一个故事如果离开了女性的介入,与小说的“人性双重”的主题有所偏差。另一方面,就史蒂文森本人而言,他娶了比他大11岁的寡妇范妮。一些学者认为他有很强烈的恋母情结。如韦德指出,“史蒂文森被恋母情感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没有坐以待毙等着与父亲发生冲突,反之,他先入为主地通过俄狄浦斯情感开始了治疗”(Veeder 111)。众所周

知,文学作品往往会打上生活的烙印。这暗示着一种可能,即当他进行创作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性和性欲的问题。笔者以为在这部小说中,就性和性欲而言,女性的能量是通过女性化的男人而体现出来的。

史蒂文森在文本中,建立了一个联盟,其中男女可以相互转化,呈现出一个含蓄的感官的两性关系。韦德在《夜幕下的孩子:史蒂文森和父权制》一文中指出“故事中的男性们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并复制了母子的镜像关系。男人们彼此影射,他们的关系具有同性社群和同性恋的特点,因此规避了处理与同龄女性关系时的恐惧”。杰基尔,故事中最优秀的男性人物,有着殷实的家庭背景,优雅的谈吐举止,受人尊敬的职业,五十多岁,仍然单身,十分保守,喜欢和同龄的单身男性打交道。没有机会谈情说爱,没有老婆,女友或未婚妻,他的早期生活沉浸在夜晚的快乐,但他发现这完全和他珍视无比的公众形象背道而驰。史蒂文森仅仅写道“某种急不可耐的寻欢作乐的性格”(221)并坦言这种快乐是“少说为妙,实为不雅”(48)。不难看出这里的暗示所指就是性和性欲。在没有重要女性人物出场,也没有那个女性人物与男性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史蒂文森利用男女之间的互相置换,创造了一个自由变换的双性空间,而这种变化的力量的结果就是女人具有了男性气质的而男人具有了女性气质。

和女性人物相比,男人具有了女性气质并被浓墨渲染了一番。表面上故事的雄性特点十分明显:杰基尔、海德、厄塔森、恩菲尔德、拉尼翁。这些人物没有和女人发生任何关系,甚至连对应的女性人物也没有。杰基尔没有妻子,夜晚却拥有快乐,为此深感歉意;海德住在Soho,和女人的接触也仅仅局限在前文提到的两个事件;厄塔森住在单身汉的房子里;恩菲尔德和拉尼翁显然也是没有成家。但是,这些单身汉身上却流淌着十足的女性气质。海德好似一个女人,他“哭得像个女人或迷失的灵魂”(16),身材“弱小、纤细、年轻”(51),“比夫妻还亲密”(233),被称为杰基尔的“最爱”(48)。杰基尔和海德就像是实验室的两个恋人,“宁静的灯光中,生着一炉火,炉火里木柴噼噼啪啪地爆裂着,水壶正吟唱着轻盈的旋律……离火炉近一点的地方,放着茶具……你会说,这是一个最安静不过的房间……”(211)。

此外,厄塔森(Utterson),这个名字奇怪地把“utter”和“son”结合起来(意为生孩子)或“udder

son”(意为喂养儿子),是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人物又一个代表。厄塔森,恪守维多利亚社会的行为准则,固执地希望不仅要保留杰基尔的名声,而且要保持秩序和威仪。他必然会让人想起颐指气使的,试图把一切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母亲形象。小说中,厄塔森,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同性关系中的女人的角色。小说的开始就让读者感到一种同性的氛围萦绕着厄塔森和恩菲尔德。

“毫无疑问,他与他的远亲、有名的花花公子理查德恩菲尔德之间的友谊也就是按这种格式形成的。好多人对此迷惑不解:这两个人互相看中了对方什么呢?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兴趣?据那些见到他俩每星期一起散步的人说,他们之间话也不谈,沉闷的出奇。一旦遇到一个可打招呼的人,俩人都要松一口气。尽管如此,这俩人依然很重视他们例行的散步,把它作为每星期最珍贵的活动。为了散步时不受打扰,不但可以把娱乐抛到一边,甚至连分内的要事也可置之不顾”。(175-176)这在某种意义上弥漫着“同性恋的隐意”(Veeder 144)。后维多利亚的职业男性的情感有时既不能表达也不能理解。同性恋的氛围标志着众多男性关系的本质和致命的结果。

“他就坐在自己的火炉旁,与他的事务所主任盖斯特先生面对面坐着。两人之间,离炉火不近不远的地方放着一瓶陈年佳酿……而在这火光融融的房间里,气氛却是愉快的。在酒瓶中,酸味早就化为醇香,浓艳的色彩随着时间而变得柔和,而在雾水滴滴的窗子里,天色已越来越浓。不知不觉,律师全身舒畅起来”(197)。

不可否认,男人和女人的互相置换以及环境的感官描写创作出了一个既浪漫又神秘的氛围,非常适合故事情节和主题的发展。此外,读者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这个小说主要围绕善与恶展开。恶来自原罪,其中包括淫欲。故事似乎也在随处传递着性和性欲的信息,人性处于性取向错位的威胁之下。这正好支持了一点,即杰基尔(这个所有人类的代言人)多年梦寐以求创造一个置换的自我以摆脱良心的责备和逃避他人的发现,以实现私欲的放纵和性欲的舒解。

三 家庭语境下的恋母情结

没有父亲或母亲人物的出现,俄狄浦斯冲突在小说的故事层面上并不明显。

但笔者想引用一段史蒂文森关于母亲孩子关系的言论。“今天在格拉斯哥我的父亲出去办事,我和母亲闲逛了两个小时。一起吃了午饭,餐馆的人

们没看出来我们是母子,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Cooper, 53)。路易斯有能力把母亲看作欲望的对象,幻想自己是一个疏离的对立的族长。实际上,路易斯和托马斯史蒂文森(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父亲)用令人震惊的致命的字眼来表达对彼此的敌意。托马斯告诉路易斯“我的一生中没看到过你的成功。不要动摇其他年轻男士们的信仰了,我希望尽快看到你躺在你的棺材里”(Furnas 66; Calder 69)。路易斯反驳道“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我要杀了我的父亲。他今晚说我彻底疏远了我的母亲”(L1, 80)。“要父亲的命”是适得其反,儿子越为母亲而战,母亲就越反对他。路易斯察觉到了父子势必发生冲突。史蒂文森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强烈恋母情结的作家。佛洛伊德认为欲望最初直指母亲,但在恋母时刻会被阻断,在青春期的压力下通常以最初的三角形式再现。母亲再次成为欲望的对象,父亲再次成为竞争对手。在这个小说中,恋母情结几次出现,此时女性特征是通过女性人物和女性化的男性人物所表现,这归因于史蒂文森对母亲的纠结的矛盾的情感。借用 Linehan 的话,情节中性欲对象的女性的缺失不能说明海德暴力的本性,而恰恰是恋母情结框架下爱情的对象(Linehan, 205)。

首先,目睹海德谋杀卡鲁的女仆的位置暗示着恋母情结。这个女人高高地在二楼窗户旁,两位男士从街道的相反方向走过来,在能听见彼此的距离停下。三个人形成三角形:女人在顶点,两个男人各自位于底线的两端。这是经典的恋母三角构图。她坐在开着的窗户旁的箱子上强调了她的性存在和可获得性。

另一个恋母情结片段出现在阿特森在浦尔的帮助下试图强行进入杰基尔的实验室。海德,好似一个女性形象,成为了杰基尔(父亲)和 Utterson(儿子)的猎捕目标。阿特森,通过他的代理浦尔,直指杰基尔,完成了恋母的复仇。

浦尔把斧子挥过肩膀,那一声猛击震动了整幢房子,蒙着红呢的门在门锁和铰链之间跳起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好像一头恐怖万分的动物发出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斧子又举起来,门板裂开了,门框弹跳着。斧子砍了四次,但这木材是如此坚硬,而且装配得那么考究,直到第五次才被打成碎片,破门板朝里翻倒在地毯上。(197)

这一情节和谋杀卡鲁相呼应。谋杀的武器是“结实厚重的木头”(47),门的“木板很硬实”,卡鲁被击打的“身体反弹到路面”“不见人型”;卡鲁的“骨头被粉碎的声音都可听得见”,及“板子碎了一

地”。阿特森为史蒂文森发泄了恋母未遂的愤怒。

如果说性和性欲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不得不含糊且小心地处理,恋母情节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基于性别的转换,史蒂文森大胆且熟练地前行,通过建立一些类似三角构图的手法深切地探究了人性中的罪恶的性欲,这同样说明史蒂文森在小说中融合了自己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作品中排除了女性人物,支持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机制,同时又输入了乱伦的元素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四 结论

史蒂文森似乎破费力气地从文本中排除了女性的存在。这可能源于他那对市场需求的敏锐的嗅觉。史蒂文森可不想写出一个离经背道的不适合年轻读者的故事。然而,文学作品不能存在文化的真空之中。在后维多利亚文化中,“很难确立女性的位置,因为女性事实上在变化之中,侵袭了占用了男性的特权和话语”(Doane 68)。因此,社会的变革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开放

的解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伟大力量在于他从未把特殊的问题普遍化,而是努力地表达各种形式和各种冲突下的人类境况。男性具有了女性的认知,女性具有了男性气概。创作于一个两性角色发生转换的历史时期,故事固然缺少了连贯的有关性的表示,但却以一种隐晦的形式和微妙的方法加以诠释。小说不仅仅是关于一个雄性团体而是适合两性的故事,告知一个真理即所有人都有善与恶的双重人性。史蒂文森事实上研究了两性普遍的问题,文本中女性的消失和字里行间的女性的若隐若现的特殊处理与小说的双重性的主题不谋而合。此外,无论女性被放置何处,作为男性卑微的对立,性欲关系中的女性力量或是恋母情结的对象,她必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饱受痛苦,这一点读者可以和海德一样,身同感受那种被“施加的痛苦”(196)。有鉴于此,《化身博士》这部小说,在情节、人物设置、人物描写及环境层次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维多利亚女性世界、对两性问题的关注和人性观点的全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小说的引用都出自赵毅衡翻译的《金银岛 化身博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 [1]Butler, Lisa. That damned old business of the war in the members: The Discourse of (In) Temperance in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Romanticism on the Net* 44(2006).
- [2]Doane Janice, and Devon Hodges, *Demonic Disturbances of Sexual Identity: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A forum on fiction* 23(1989): 63-74.
- [3]Cooper, Lettice. *Robert Louis Stevenson*. Chicago: Allan Swallow Company, 1948.
- [4]Cohen, Ed. *Hyding the Subject? The Antinomies of Masculinity in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Novel* 37 no1/2 Fall 2003/Spr 2004.
- [5]Glenn, Myra C. *Campaigns Against Corporal Punishmen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 [6]Hammerton, A. James. *Cruelty and Companionship*. London: Routledge, 1992.
- [7]Heath, Stephen. "Psychopathia Sexualis: Stevenson's Strange Case." *Critical Quarterly* 28(1986): 93-108.
- [8]Linehan, Katherine. *Sex, Secrecy, and Self-Alienation in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Stevenson, Robert Louis,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2003.
- [9]Nabokov, Vladimir.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Lectures on Literature*. New York: HBJ, 1980.
- [10]Veeder, William, and Gordon Hirsch, eds. *Dr. Jekyll and Mr. Hyde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Chicago: Chicago UP, 1988.

Interpret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in *Dr. Jekyll and Mr. Hyde*

CAO Shuo¹, SU Yan-jiao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Polytechnic Institute, Dalian, Liaoning 116023;

2. English Department, Dalian Neusoft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Dalian, Liaoning 116023)

Abstract: This pape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ntext, sex context and family context, combining with Stevenson's own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 excavates the obscure factors of female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s the work from the angle of both sex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is novel provides a Victorian panorama containing problems of male, female and human nature.

Key words: Dr. Jekyll and Mr. Hyde; Femal; Male; Victoria

(责任编辑:张俊之)